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中国乡土小说的 世纪转型研究

丁帆 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丁帆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02-009243-7

I. ①中… II. ①丁… III. ①乡土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1278 号

责任编辑 李明生

装帧设计 肖辉 赵迪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08 千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6.25 插页 3

版 次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243-7

定 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Contents

Introduction .....	1
Section O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vincial Novel as well as the Strange and New “Native Experience” .....	1
Section Two Several Phenomena and the Trends of creation of Provincial-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	7
Section Three “Variation” and “Consistency” of Values and Ideas .....	14
<b>Chapter One Dreams and Realities of “Urban Aliens” .....</b>	<b>24</b>
Section One “Peasant Migrants” and Chinese Modern Provincial Narrative .....	25
Section Two Identity of “Silent Groups” and the “Others” in the Cities .....	34
Section Three Spiritual Wanderings and Cultural Bewilderment of “Double Marginal People” .....	50
Section Four Preference of Values and Options of Narration of the Narrative Subject .....	68
<b>Chapter Two “De – Ruraliza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Provincial Realistic Narrative .....</b>	<b>84</b>
Section One “De – Ruralization” and Multiple Presentation of Provincial “Three Pictures” .....	85
Section Two Existence and Emptiness of Native China as well as the Reconstruction of New Provincial Images .....	103
Section Three Cultural “Split Personality” of Peasants under the Pressure of Modernity .....	115

Section Four	Crisis of Rural Management and Critique of rural Authority	129
<b>Chapter Three</b>	<b>Various aspects of Provincial Historical Narrativ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b>	<b>142</b>
Section One	New Trends and Transcendence of Narration of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ry”	143
Section Two	Transformation and Anxieties of Narration of “Anti—Japan War Memory”	157
Section Three	Double Narrations of “Revolution Memory” and Family Secret History	172
<b>Chapter Four</b>	<b>Absurd Reality and Grotesque Style of Narrative</b>	<b>186</b>
Section One	Hybridity of Abnormal Marginal World and Narrative Methods	186
Section Two	Altered Prospects of Lives and Multiple Absurd Narratives	200
<b>Chapter Five</b>	<b>Evolution and Variation of Provincial Romantic Narrative</b>	<b>218</b>
Section One	Cultural Conservation and Romantic Rendering of Provincial Narrativ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219
Section Two	Bewilderment of Values and Moral Critique in the light of “Modern Reflection”	229
Section Three	Heart—warming Pastorals of rural secular Society during the Ethical Evolution	242
Section Four	Breakthrough of “Cultural West” and the Last Elegy of the Borderland Civilization	257
<b>Chapter Six</b>	<b>The Burgeoning of Provincial Ecological Fiction in the Paradox of Humanity and Nature</b>	<b>273</b>
Section One	Creation of Ecological Horizon of Provincial Fiction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275
Section Two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Returning to the Waste Land” and Re—Mysticization of the Nature	284

---

Section Three The Ecological Connotation of “Animal Writing” in the Horizon of Ecological Ethics .....	302
Section Four Critiqu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 of “Anthropocentricity” .....	314
Chapter Seven Re—Mysticization of Religious Culture and Reconstruction of Divine Native Land .....	331
Section One Buddhist Enlightenment of “sympathy and wisdom” and “Tibetan Charms” of Provincial Novel .....	333
Section Two “Acceptance of religious tolerance” of Islamic Culture and Civilian Sentiment of Provincial Novel .....	349
Section Three “Animism”: “Ecological” Concerns of Shamanist Provincial Novel .....	363
Section Four Christian “Divine Inspiration” Significance and “Rescue of the Other Shore” in the Fiction of Transitional Period .....	376
Section Five Critical Horizon: Literary Re—Mysticization, Spiritual Rescue, Modern Reason .....	388
Bibliography .....	402
Postscript .....	409

# 导 论

20 世纪 90 年代至新世纪十年来的中国乡土小说是百年中国乡土小说历史发展链条上的最新环节。这个时段既是世纪的自然更迭交替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不断加速的历史时期,全球化与市场化以不同的速率冲击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随之奇异地并置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段中,相互冲突、缠绕和交融。在如此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中国乡土小说创作不仅出人意外地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的低迷中走了出来,形成一个新的高潮,而且从外形到内质,都发生了不同于以前的颇为显著的变化,生长出许多不容忽视的新质,亦即发生了新的转型。如何认识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转型,分析转型发生的内外成因,梳理和审视其精神向度、叙事形态和叙事类型在转型过程中的变异与走向,同时探究“乡土经验”与价值理念的恒定性亦即“变”中之“常”,在我们看来,已成为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研究极为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 一 乡土小说的转型与陌生的新“乡土经验”

毋庸置疑,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乡土小说创作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急遽转型中的乡土中国逸出了乡土作家们既有的“乡土经验”模式,曾经熟悉的乡村逐渐变得陌生起来。面对日益陌生的乡村,无论是传统的乡土经验,还是从外来文学(如拉美土著文学)中移植过来的乡土经验,都几乎失去了作为乡土叙述范式的有效性。不止一个当代乡土作家表达过这样的困惑。贾平凹曾感叹说,乡村“变化太大了”,“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状在现

实中没有了”，“按原来的写法已经没办法描绘”。<sup>①</sup>李洱亦言：“在描述当代生活方面，当代作家其实是无本可依的。古典文学、‘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以及新时期以后进入中国的西方现代文学，这些文学经验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基本的范式，让我们得以借助它去描述如此复杂的当代生活。”<sup>②</sup>于是，解剖社会转型的内在肌理，廓清最后的历史迷障，才是进入乡土小说创作自由王国的可靠路径。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乡土文学在中国是否会逐渐消亡的问题，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的声音至今并未完全消弭，因为同样的问题依旧存在。很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形态已经开始转变，这是不争的事实，城市化的进程将逐渐消弭农业文明的历史痕迹。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社会的文化形态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就在逐渐摆脱农耕文明，向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转型。但是，我们坚持认为，在中国这块特殊的经济与文化的地理版图上，仍然存在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文明形态。虽然现代工业文明的阳光已然普照在中国沿海地区、中原大地以及部分西部腹地，成为驱使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急速转型的动能；虽然后工业文明的萌芽也已经在中国的沿海大都市与发达的中等城市漫漶，后现代文明随之通过消费文化不易察觉地悄然进入当下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但是前现代的农耕文明仍然存活在中国乡村特别是广袤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那种刀耕火种式的农耕生产方式虽然已不复存在，但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生活方式仍旧在延续着，依赖土地生存的农业人口还是很庞大的群体。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三种文明形态还将并存在中国的文化地理版图上。<sup>③</sup>相应的，书写乡土中国的乡土文学就有深广的现实社会基础，既不可能被其他文学形态取代，也不会自行消失。在我们看来，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不是社会转型期乡土文学是否会消失，而是乡土小说创

<sup>①</sup> 贾平凹等：《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谈》，《上海文学》2005年第7期。

<sup>②</sup> 李洱在第四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的发言，见施战军《生活与心灵：困难的探索——第四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纪要》，《人民文学》2006年第1期。

<sup>③</sup> 关于三种文明形态同时进入中国文化文学地理版图的观点，参见丁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中的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作如何重新整合社会转型期陌生的新“乡土经验”，以之应答中国社会大变动对乡土叙事的历史召唤。

当下的乡土经验，不论是对城市作家（如王安忆）还是对农裔进城作家（如贾平凹）而言，都是很陌生的。这可以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总体趋势与乡村社会自身的现代转型两个层面来考察。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至今，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总体趋势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挤压与置换。金耀基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有三个主旋律，而“第一个主旋律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这个转型近三十年来，既大且速，但没完成。今天中国的农业人口还占总人口的 80% 左右，但农业产值在全国 GDP 中已显著降低，远在工业产值之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的主旋律，我们常用‘工业化’来表述。工业化可以很久，也有多个阶段。在西方，工业化已深化，工业社会已进入‘后工业社会’了。但工业逻辑是一致的。要说的是，中国的第一个转型还在进行着”<sup>①</sup>。这种“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既不是使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三种文化形态简单地并置在同一时空的文化地理版图上，也不是让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轻而易举地取代或消灭农业文明，它的复杂性就在于使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明形态相互碰撞、缠绕和渗透，并因此而产生变异，与现存的民族文化合成一种异质的文化形态。这是一种至今未经命名也难以命名的陌生的文化形态，但它已然来临，构成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的总体文化背景，当然也是乡土小说创作的总体文化背景。

包孕在中国社会转型总体趋势中的是乡村社会自身的现代转型，这既是当下乡土小说赖以发生的现实社会基础，同时也是乡土小说创作的叙事对象。中国乡村社会自身的现代转型，并不仅仅是近二十年左右的事情，而是缓慢地进行了一个多世纪，只是到了近年有不断加速的趋势。中国乡村社会自身的现代转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状是不一样的。如果说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古老的中国农耕文明在现代性的压迫之下走向了全面衰落；那么，在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被现代性挤压了一个多世纪的农业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文化结构则逐渐走向解体，日益迅速增长的资本经济及相应的社

<sup>①</sup> 参见《社会转型与现代性问题座谈纪要》，《读书》2009 年第 7 期。

会文化结构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虽然在一些相对偏远、闭塞的地方还保留着较多传统的地域文化色彩与乡土社会结构,但就总体趋势而言,现代性挤压下的中国乡土社会的自在自足性正在消失,其结构也由静态和封闭向动态与开放转换。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乡村”、“农业”及其主体“农民”迅速告别自身的传统文化形态,生长出历史催生的诸多新质。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乡村“新土改”政策,这将带来中国乡村更为深刻的社会变动。“当前很多地方推行农业规模经营的方式是引进大资本圈地,农民转变为打工者,其实质是替换了主体”。<sup>①</sup> 农业规模经营就需要引进大资本圈地,就会产生“土地流转”、“土地兼并”等现象,就会有大量的农民被资本从土地上驱赶出来,就像 15、16 世纪时期的欧洲农民那样,变成失地农民,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变成可供资本购买的廉价劳动力。但历史的发展路线是不会那么清晰的,有许多令人感到疑惑的不确定的问题:中国式的农业规模经营会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吗?会彻底改变几千年来家族式的农业经营方式吗?会改变乡村的阶级关系亦即会形成农业资本家与农业工人而不是传统的封建地主与贫雇农吗?它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城市化迈进的必由之路吗?它必然会带来中国乡村的进步吗?它的后果与现代性的关联是什么?等等。这些不仅仅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乡土文学家关心的问题。所有这些疑问必将连同它所产生的一切实验性现象进入乡土文学家的视野,由此而来的乡土经验自然是非常陌生的,就如贾平凹等作家所感叹的那样,乡村已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乡村,也不是用传统文学经验与范式所能有效叙述的乡村,它需要文学家用如椽之笔,拨开历史的迷雾,深刻地揭示出它的“历史的必然”,以此提供比其他人文科学家所能提供的要具体丰富得多的历史经验,就如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赞誉巴尔扎克小说所达到的那种历史的深度与广度一样。<sup>②</sup>

在世纪交替的历史节点上,中国乡土小说虽然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人们所期待的那种历史的广度、深度与高度,但可以说它一直在追踪中国社会现代

<sup>①</sup> 陈锡文:《土地要流转农民就业是关键》,《中国改革报》2009年7月6日。

<sup>②</sup> [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9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1—42页。

变迁的历史脚步,并在书写中国乡土社会现代转型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转型,已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十七年”乡土小说、“文革”乡土小说和“新时期”乡土小说有了诸多本质的区别。就创作客体而言,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期开始,中国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的每一次历史变动,都会在乡土小说创作中激起五光十色的涟漪,得到这样那样的表现。就创作主体而言,在与大时代的复杂交互关系中,乡土作家或以同化的认知方式将中国乡村的时代新变亦即陌生的新“乡土经验”纳入既有的经验模式与叙事模式中;或以顺应的认知方式采用新的思想知识资源改变自我的认知结构,重新整合陌生的新“乡土经验”,探寻新的叙事模式,不论是哪一种方式,都使世纪之交的乡土小说在叙事视阈、叙事空间、叙事精神指向和叙事方式等方面发生了不同于此前乡土小说的诸多变化。

叙事视阈与叙事空间的扩大是世纪之交乡土小说转型的首要特征。叙事视阈与叙事空间的扩大,是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进行的,其一是向城市拓展,其二是向荒野展开。

首先,世纪之交的中国乡土小说将叙事视阈与叙事空间向城市拓展,将“进城农民”及其流寓的城市作为重要的书写对象,从而颠覆了乡土文学既有的不延伸到城市空间的历史性阈定。在20世纪末期,随着城市的快速崛起,亿万农民因失去土地或因土地面积小而贫瘠难以养活自己和家人,或者为了一个“改变身份、做城市人”的梦想,纷纷离开土地,逃离乡村,涌向城市,形成中国近现代史上不曾有过的最大规模的“民工潮”。乡村因为他们的“离去”变成“空心村”,城市因为他们的“到来”而膨胀增殖,而他们自己则被贬抑和遮蔽于“农民工”或“打工者”这类特殊的命名之中,成为身份模糊、灵魂无所皈依的历史前行的“中间物”。这一庞大群体的出现与存在,改变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中国城市社会的结构和生产关系;模糊了城乡文化的边界,同时也泛化和扩大了乡土文化播撒的边界。随着作为乡土主体的农民的现代性流动与乡土文化边界的扩张,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边界很自然地也要扩展到“都市里的村庄”中去,扩展到“城市异乡者”的生存现实与内在精神的每一个角落中去。

其次,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叙事视阈与叙事空间向荒野展开,将“生

态”作为书写对象。生态在中国已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这是中国社会急速转型的结果。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强势推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对自然的过度开发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同时,生态危机也是一种人的精神危机。随着全球性城市化格局的出现,人在疏离自然、败坏自然的同时,也远离了生命的本原意义,难以与自然和谐共处,也难以达致“诗意的栖居”。应对双重危机的“生态小说”,其书写的对象既有城市生存环境,也有乡村自然生存条件;既有非人类的生命种群,也有承载全部生命的陆地、海洋和天空,几可谓无所不包。显然,可归入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之中的不是所有“生态小说”,而是那些“生态意识”鲜明而又不乏“田园意识形态”或追随“荒野哲学”且笔涉“三画四彩”的小说,<sup>①</sup>如张炜、郭雪波等作家的乡土生态小说。

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叙事视阈与叙事空间不论是向城市拓展,还是向荒野展开,都是中国乡土小说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尤其是乡土社会现代转型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中国乡土小说自身转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向城市拓展与向荒野延展,毫无疑问都是陌生的新“乡土经验”,它们足以使中国乡土小说的内涵发生裂变,同时也给这一创作领域带来无限的生机。

比较起来,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会生活依旧是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书写的主要题材,但所要处理的“乡土经验”同样是陌生的,这与中国乡村社会现代转型中的“去乡村化”的总体趋势有关。首先是乡村基本文化形态的蜕变,中国乡村已迈上“去乡村化”之旅,具有现代色彩的公路、电话和电视等等将现代性的触须伸进了“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乡村,泥墙瓦顶的村落中已有了突兀而起的仿城市建筑,地域文化色彩鲜明的乡风民俗不是被流行文化挤压而渐趋消失就是变成旅游业媚俗的“卖点”,“乡村”已不再是鲁迅笔下的“故乡”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更没有了唐诗宋词里的神韵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的情调。其次是乡村经济生活已经多元化,引进大资本圈地的规模经营与家庭式传统经营模式并存,乡镇企业与传统农业并存,

<sup>①</sup> 这里提到的“生态意识”、“田园意识形态”等概念,出自美国学者劳伦斯·布依尔的《文学研究的绿化现象》(张旭霞译,《国外文学》2005年第3期)。“三画四彩”指乡土小说的基本美学形态与特征,是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与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等的简称,其具体蕴涵详见丁帆等著《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8页有关论述。

“农业”不再是乡村唯一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再者，“农民”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不论是“进城农民”，还是“在乡农民”，作为中国乡村历史被改写的参与者、感受者与承担主体，他们的文化人格在现代性的获得过程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裂变。所有这些变化都已构成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书写的重要内容。

概言之，不论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总体趋势，还是乡村社会自身的现代转型，都是正在进行中的“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其间所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既是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赖以产生的现实基础，又是其表现的对象。而中国乡土社会变化的广泛性与复杂性，超出了乡土作家们既有的经验模式与叙事范式，使乡土小说创作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乡土作家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重新发现“历史的必然”，重新整合陌生的“乡土经验”，拓展新的乡土叙事疆域，描绘新的乡土人生画卷，创作出一批应答历史召唤的时代新作，从而突破了乡土小说既有的叙事格局，推动了乡土小说自身的转型。就乡土小说史研究而言，虽然千头万绪的琐碎文本分析是必不可免的，但我们有必要从一个更高的宏观角度来俯瞰大动荡下的乡土社会变迁给中国乡土小说创作带来的本质性的转型，从而看清文学与社会的双重历史发展趋势。

## 二 世纪之交乡土小说创作的几种主要现象及其走向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期开始至今，中国乡土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乡村基本文化形态、乡村经济生活方式、乡村社会结构和农民文化人格等方面的巨大变化，都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乡土小说中得到了及时的反映。概括起来看，主要集中在“农民进城”、“乡村日常生活”、“乡土生态”和“乡土历史”等题材领域。由于乡土作家的社会身份、心理结构、思想观念、审美趣味乃至生活所在地域等的不同，在题材选择、价值取向和叙事方法运用等方面，都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差别，呈现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态势。但是，若深入分析和细加梳理，还是可以看出几种较为突出的创作现象，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生态主义”、“宗教文化复兴”和“技

术主义”等等。这些近乎“乡土小说思潮”的创作现象,不是按照单一标准界别的,而是对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现状的综合性整合,以求准确把握当前正在进行并不断深化的乡土小说转型现象。

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首要创作现象,是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现实及其历史的现实主义叙写。不论是“农民进城”、“乡村日常生活”、“乡土生态”还是“乡土历史”题材,以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叙写的作家作品都是最多的,已形成乡土小说创作的主潮。在“农民进城”题材领域,随着中国大陆日益激荡的“民工潮”和进城农民向现代工商业的转换,书写“农民进城”的乡土小说正在迅速增长。进城农民作为“城市异乡者”,他们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进入城市的行动选择、苦难遭遇以及心路历程,是乡土小说试图予以真实再现的主要内容,也是有社会良知的乡土作家倾力而为的焦点。“乡村日常生活”虽然是乡土小说的“旧”题材,但在现实主义的叙写中,突显了中国乡村在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动中所出现的以“三农”问题为代表的极为严峻的各种时代新问题。“乡土生态”题材的现实主义叙写,突出展示的是现代工业对乡村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批判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与掠夺,揭示由此而来的各种现实危机。“乡土历史”题材在现实主义的叙写中,主要集中在与乡村变迁和家族兴衰有关的“文革记忆”、“抗战记忆”和“革命记忆”三个方面,一些作家试图规避既有的“权威历史叙述”,重新发现和再现历史的某种真实,以期获得对历史的新认识。概言之,这四大乡土题材领域的现实主义叙写,展示了中国乡村现代转型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揭示了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逼近了中国乡村社会现实与历史的真实。但因时代思想的驳杂与文学的多元,除了人道主义和来源不同的一些现代性观念,作家们既没有可以通约的思想观念,也没有一致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这使得他们笔下的现实主义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特征。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类型,即批判现实主义和新写实主义。就批判现实主义而言,一些作家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广泛地涉及到城乡冲突、农民失地、农业衰退、环境污染、乡镇治理危机、权力腐败与道德败坏等问题,勾勒出一幅幅触目惊心的悲惨图景,引起人们对中国乡村和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因而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但更多作品虽然对农民充满同情和怜悯,却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不够

深刻、批判并不尖锐,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比较客观中庸的现实主义,而它已经成为乡土现实主义的主流。就新写实主义而言,一些作家仍然延续着盛行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新写实乡土小说的创作方法和理念,过度迷恋琐碎的日常生活描写,放弃了应有的叙事伦理责任,这样的现实主义已失却其作为现实主义的应有意义,成为一种“旧”乡土经验主义。总体上看,世纪之交的乡土现实主义叙写,对现实的“去蔽”或“祛魅”是有限度的,尚未达到时代所要求的丰富性与深刻性,这根源于当代作家与当代中国共同罹患的“思想贫弱症”与“历史迷茫症”。

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第二种较为突出的创作现象,就是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现实及其历史的浪漫主义抒写。在上述四大题材领域,都有以浪漫主义方法进行抒写的作家作品。浪漫主义虽然未成为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的主潮,但也是仅次于乡土现实主义的重要创作现象。乡土浪漫小说的兴起,缘于当代乡土作家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尤其是乡村社会现实的失望和不满,试图寻求解决现实矛盾的途径。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化哲学思想基础的乡土创作现象,乡土浪漫小说既有较为一致的基本特征,也有不同的倾向。其一,礼赞具有中世纪色彩的乡村生活的古朴、和谐与宁静,塑造具有善良美德的乡村人物形象,尤其是善良美丽的乡村女性形象和天真可爱的儿童形象,真情抒写农民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美好的乡土人生、人情和人性。其二,以肯定或赞美的态度描写多姿多彩的乡风民俗,如各种传统岁时节日习俗、婚姻习俗、生养孩子的习俗、丧葬习俗等等。被肯定或赞美的乡风民俗,大多与儒家文化传统和民间宗教信仰有关。其三,描绘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自然景观,回归乡野,寄情自然,表达人与自然融洽相处的生命理想。张炜小说中的龙口村野、红柯小说中的新疆戈壁荒原、郭雪波小说中的草原大漠、石舒清和郭文斌小说中的西海固等等,都是作家寄托理想之所在。这些特征的形成,从中国乡土小说史的发展脉络来说无疑是“京派”乡土小说的历史承续,同时又是应对时代的历史变奏。乡土浪漫小说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抗争流俗、批判时弊的资源,作为传统文化避难所和民族文化保留地的乡村,就成其为现实的和想象的精神家园。这种创作倾向,虽然被学界称为乡土小说创作的“文化守成”现象,但并不都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其审美

乌托邦式的“田园牧歌”抒写,虽然会有意无意地遮蔽庸俗丑恶的现实,但它对历史线性发展观的悲壮抗拒,对现代化未来的深深忧虑,对严峻现实的批判,都对现代文明的负面因素有着吗啡式的矫治功能。可以说,世纪之交的乡土浪漫小说既是中国社会现代性追求过程中孕育的产儿,又是现代性的叛逆者和批判者,也是农耕文明“最后的挽歌”,呈现出审美现代性的另一种多义形态。

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第三种较为突出的创作现象,就是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现实及其历史的“现代主义”表现。这里的“现代主义”只是一种权宜的称谓,用以指认莫言、阎连科、刘震云、余华等作家创作于世纪之交的部分风格怪异的乡土小说。莫言的《生死疲劳》、阎连科的《受活》、刘震云的“故乡”系列等作品,所叙述的内容颇为丰富复杂,历史与现实、阳世与阴间、活人与鬼魂不仅交错并置,而且相互间往往做着怪异的循环轮回。这些作品的叙事型态自由放诞,叙事精神指向含混多极,叙事方法奇诡多变,没有一定之规。与之不同,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红柯的《美丽奴羊》、《西去的骑手》等作品,从精神内质到外在形态都有很大的差异,但也有颇为相近的地方,它们所叙述的不论是苦难的人间世界还是神奇的西部边疆,都是非同寻常的变异生命图景。简言之,所有这些乡土小说,都内含现代主义精神气质而外显传统现实主义形相,呈现出多种美学元素杂糅的怪异特征。它们既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相去甚远,又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因而很难用传统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等某个单一美学概念来描述。这种没有清晰美学“边界”的叙事现象,还是暂且采用宽泛的“现代主义”比较恰切。这种具有强烈本土气息的非理性的“现代主义”叙事风格的形成,既有来自域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更与转型期中国社会出现的现实矛盾、精神危机和现代性焦虑等等问题密切相关。

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第四种较为突出的创作现象,就是“乡土历史”叙事中的“新历史主义”倾向。在“乡土历史”题材领域,世纪之交的乡土小说不论是采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历史叙述还是现代主义的历史叙述,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都具有“新历史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

虚构的方式叙述“往昔故事”，不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依据，或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基础但不受其限制，试图以此还原历史，亦即试图以历史叙述的艺术真实来逼近客观历史真实，从而复现被既有的历史叙述所遗漏的个人、家族和村庄的历史，或敞亮被遮蔽的历史，突显历史的另一面。其二，多以普通农民及其家族为历史叙述的主角，叙述他们在“抗战”、“革命”、“文革”等“大历史”中的人生际遇与家族命运的兴衰沉浮，是巨型历史景观中的微型历史，因而具有历史阐释的“小历史”性质。其三，在历史叙述中表达当下的精神与情绪，借历史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即如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所说：“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是当代的和当前的。”<sup>①</sup>具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乡土小说重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蔑视社会珍视的正统观念，拥抱那些被正统文化认为是讨厌或可怕的东西”<sup>②</sup>，用循环论、偶然性、荒诞性等来演绎个人化的历史记忆，也将人性、人情、国民性、民族文化和政治文化等等引入历史的拷问中，试图“找到一个自由空间，从而使我们从那个强迫我们成为我们所不愿意成为的样子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并且我们正是在那些产生和使我们成为自我的那些制度那里找到我们的不满”。世纪之交乡土历史小说中的“新历史主义”倾向，虽然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有着不可否认的思想联系，但不是对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文学演绎。它是盛行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延伸，更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期各种现实矛盾与社会思潮影响下的新历史意识与新创作模式相结合的产物，从中折射出乡土作家对中国近百年历史和当下现实的新思考，并透露出他们内心积蓄着的时代焦虑，传达出一种现代乃至后现代情绪，体现出巴赫金所谓的“众声喧哗”的时代特征。

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第五种较为突出的创作现象，就是“乡土生态小说”思潮及其“生态主义”倾向。生态问题，既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更是中国在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时所遇到的日益严峻的问题，因而也就成为世纪之交乡土小说密切关注和书写的对象。世纪之交的乡土生态小说，有较为一致

①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8页。

② [美]弗兰克·林特利查：《福柯的遗产：一种新历史主义》，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157—158页。

的特征,也有不尽相同的倾向。其一,叙事视阈广阔,但主要向两大题材领域拓展,首先是现代工业特别是并不怎么现代的乡镇工矿企业对乡村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其次是人类对草原、森林、江河湖海等的过度开发与掠夺对大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造成草场退化、土地沙漠化、物种灭绝等等,揭示与中国现代化相伴而生的各种危机。较成功的乡土生态小说多集中在后一类题材领域中。其二,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揭示造成生态危机的人性根源与社会文化根源,重新审视和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描述回归自然的浪漫,重建生态理想。其三,作为一种正在形成的知识领域,乡土生态小说虽然从文学和美学的立场去表现和阐释现实中的生态现象,发现地球及其孕育和滋养的全部生命的秘密和生存的意义,传达生态危机给人类造成的不安与思考,构建新的生态的情感空间与审美形态,但其叙事功能一开始即超越于纯粹的审美领域,以“忧思者”与“守护者”姿态“介入”到全球化的公共危机中,发挥其它知识领域难以起到的作用。

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第六种较为突出的创作现象,就是“宗教文化精神”成为一些乡土小说文本的文化思想底色或思想主题。宗教文化的再度复兴,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社会转型期出现了价值失范、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人们渴望找到精神上的皈依;其次是原有信教地区的民众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与表达宗教信仰的自由;再次是文学作为精神价值重建的重要领域,有不同的思想知识资源和价值取向,宗教文化思想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维度,因为“宗教是向人类生命的最深层次复归的精神运动”<sup>①</sup>。宗教文化在世纪之交乡土小说中的“返魅”,可以看作是审美创造领域进行价值重建的有益尝试,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其一,多样性、广泛性、边缘性和边缘性。所谓多样性,是指世纪之交乡土小说所表现的宗教文化精神的多样性。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思想,不同的民族因不同的历史渊源信奉不同的宗教,如藏族与佛教、回族与伊斯兰教、东北少数民族与萨满教等都有悠久

<sup>①</sup> [日]池田大作、[英]B. 威尔逊:《社会与宗教》,梁鸿飞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